



尚書

尚書
491
3



門口 12
號
卷

東京大學
圖書館

波
36
3

聲傳漂烈
去去音

書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有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

泰誓上

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魯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
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誓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
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
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
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
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
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
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

司書泰誓上

一善成堂卷四

又有作

扶夫音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武之辭武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易去聲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子爲正月。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司誓泰誓上

二善成堂卷四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豕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宜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賈誠實無妄之謂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自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

長上
聲為
去聲

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在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之所當體念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不知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酒彌遠反

月書泰誓上

三善成堂卷四

炮烙
音袍
洛謐
音密

周書
三
陂班縻反剗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
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
也世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任子弟也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割剗
也皇甫謐云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
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
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
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
得之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全
全音

長上
聲

度入
聲

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
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
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
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
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
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
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者而
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
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同書泰誓上

善戎堂卷四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

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以賢義。鈞以昭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上。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不同。况德與義乎。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之罰。底政也。冢土。大社也。祭祀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長上聲

禱音

畏天之風。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禱。受命文考。即造乎禱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交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同書泰誓中

五善成堂卷四

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日。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繫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

喪去爲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同書 泰誓中 善成堂卷四

重平聲

召音 仰天 反於驕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十。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克之理。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交。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天視自我民視。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往。過。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同。罪。以。民。心。而。察。天。意。而。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士。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也。揚。舉。侵。入。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自。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易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懷懷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收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又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藝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斷側略反痛音鋪

強上聲

姪當反

不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桐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
 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
 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
 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
 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
 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
 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
 命已絕。人心已去。
 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
 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
 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威虐。以殘害于爾
 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

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占語。喻
 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人以爾
 眾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
 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
 級而已。不迪。果。教。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
 肆諸市朝。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以。示眾庶。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
 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
 月照
 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
 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
 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師之未。歎息而言之。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受。

司書泰誓下

卷四

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

為文王羞者聖人

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

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子甲

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

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

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

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

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夫三卿。下大夫五人。

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

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

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及庸蜀羌髡

之帥。百夫長。統百夫。反。髡。莫侯反。左傳庸

微盧彭濮人。與百濮反。髡。莫侯反。左傳庸

羌在西蜀。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

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

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

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

司書牧誓 卷四

也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

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稱則並以打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

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王曰。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

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今商王受。惟

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婦房。岳反。○肆。陳答報也。婦

如。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

樂不離。如已如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詆之

惟如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

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

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

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

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

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

於姐已之髮。背帝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

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也。勗。勉也。步

也。今日之戰。不迴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不

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

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

司。此告之以攻如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嬰刺

司。此告之以攻如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上

卷四

也上文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尚桓
覆成文以致丁酉丁勗勉之意下倣此
桓如虎如貔如熊于商郊弗逐克奔以
役西土勗哉夫子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
也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逐迎
人此勉其武勇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
而戒其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
謂不勉於前三者恩按此篇嚴肅而溫厚與
湯誓詰相表裏真出於一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
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
豈獨此為全書乎讀其味之
武成告羣后與共政事共為一書篇
中有武成二字遂以
各篇今文無古之有

化華
反胡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日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
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
旁死魄翼明也先記王辰旁死魄然後言癸
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
鎬京也在京兆郡縣上林即今
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厥四月哉生
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
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也始
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
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水之上周先王廟
在焉山南曰陽北曰靈臺水之上周先王廟
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司事武成

卷四

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武
 而藏之府庫也○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也○此丁未祀于周廟邦甸
 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近而邦甸遠而侯
 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祭配木豆籩竹豆
 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
 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既生魄庶
 ○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生魄庶後也四方
 周受命蓋武王初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
 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
 邵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
 能修后稷之業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
 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
 揚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
 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
 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命以
 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
 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
 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
 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

武成

三

卷四

天祝
音泰
華胡
化反

周書
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謂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胡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而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赦不正之。正。萃。聚也。紂珍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

去聲
下如
字

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仰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其在。其承厥志之下。

逾坊
本作渡

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
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
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先諫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
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
之侯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
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
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
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

予音
與脈
之刃
反賜
音周

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
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
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
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
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
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
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
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
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賜之澤及
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
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
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
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
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
率俾之列爵惟五分士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
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司書武成

七五

卷四

長上

扶夫音

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
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
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
子。夫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
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
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醇厚也。厚其信
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
尊。之以官。有義者。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
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
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
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
政治之木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
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
錯亂。先後失序。今
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去聲 鎬考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
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王辰以泰誓。故
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
旁死魄。翼明也。先記王辰旁死魄。然後言癸
巳。代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
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
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
 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
 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
 夷。考定武成

大音

去聲

豸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事焉。孔氏曰。各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衆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過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正當在于征伐。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

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侯。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司書考定武成。

七

卷四

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
 紂積怨于民。若是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不
 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不
 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
 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
 容。商之賢人。闕族居里門也。齊予也。武王除
 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明乏。澤及天下。天下
 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
 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
 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唐孔氏
 曰。是為悅服之事。○正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

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
 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
 而西。馬散芝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
 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斛而藏之府庫。倒載
 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既生魄
 用兵也。○正當在萬姓悅服之下。既生魄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方生魄。望後也。四
 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
 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正當在示天下弗服
 之。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籩。竹
 豆。祭器也。既告祖廟。潘柴祭天。望祀山川。以
 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正當
 司考定武成。

誕音

在百工受命。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士，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羣后諸侯也。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士，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邰，居岐。邰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白爲

盛音

教音

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前，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正當在大告武成。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筐，竹器。玄黃，色也。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正當在志之承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

功垂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

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共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

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未嘗約而事博也如此哉○

正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

參考定如右獨既生魄丁未二節以上文及漢志曰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直繫受命于周下故以生魄在丁未之

疾夫音

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讀者詳之

洪範陳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益以成篇歟今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子亦遂其志而不

之也訪流而問之也箕國各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

如字 上為

又有

如字

二

卷四

下為去聲

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王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騭職口反。相去聲。○乃

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

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

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然有以安定其民。輔

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

者。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陜。洪。水。汨。陳

何也。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

倫攸敘。陜音殿。汨音骨。歿音妬。○乃言者重

其谷也。陜。寒。汨。亂。陳。列。界。與。洪。大。範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

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土

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

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

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

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

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

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

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

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

上。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

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

司。書。洪。範。卷。四。

此頁在後

賞上音

陜音殿

倫攸敘。陜音殿。汨音骨。歿音妬。○乃言者重

此頁在前

現見音

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二五事。一曰貌。二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睿。俞芮反。貌言視聽思。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

治平聲

傳去聲

法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繇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司書洪範

三

卷四

五頁五節

聲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
 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
 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
 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
 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
 推天而徵之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
 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
 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愆也五福曰嚮所以
 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明也本
 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
 以五行敬之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
 紀皇極之所以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
 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
 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聲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
 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
 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
 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
 也兵非聖人之
 得已故居未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
 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
 定晦朔也日者正躔
 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
 也極猶北

司書洪範

卷四

別必
列反

比音
所反

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
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
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
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
弟者。於此取則焉。語則極其義理之當。然而
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
非厚其身而巳。用敷其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
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
之極。與之保。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
與者。如此也。相。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
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
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操倉
可反

見形
旬反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
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
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
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
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
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
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也。見於外
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汝於
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
是則錫之。以福。而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
者。爵祿之謂也。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
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
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
司。書。洪範。

卷四

行去聲

周書
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無虐熒獨而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
畏高明熒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
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甚者而言庶民之
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
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
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
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
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
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于其不好德

好惡並去聲

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
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
其善者聖人設教欲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
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
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
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
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
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
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
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
也體會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
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
司書洪範
卷四

太音

母以為天下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為天下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起語辭敷言上文敷
 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曰皇極之敷言
 者也後世此意不傳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
 切與周禮大師教以所以然者而然者其功用深
 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然者其功用深
 達乎公而悟悠然而得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
 閒恍然而悟悠然而得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
 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
 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
 誅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

長上

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
 華也曰者民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
 而之言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
 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
 也言民而不言人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者舉小以見大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
 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直克治友順變和也正
 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成福予奪抑揚
 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
 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
 者和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
 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
 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
 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
 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
 同音洪範

卷四

到滂即反

應去聲

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
 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
 乃生數自然之欽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
 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
 不可紊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
 亂者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無過少也唐孔
 氏曰雨多則滂雨少則旱是曰休徵曰肅時
 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
 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若曰僭恒暘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
 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
 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
 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

易去聲

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
 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
 能識之哉曰王者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
 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兩
 賜煥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
 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
 小言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
 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兩賜煥寒風不
 感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兩賜煥寒
 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歲者著其小也
 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庶民惟
 司書洪範

元

卷四

好去聲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王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極南。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好去聲

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先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

橫反。孟反。天於反。

司書洪範

三

卷四

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
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
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因以

旅葵 西旅貢葵。名公以為非所當受
旅葵名篇今
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
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
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
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靈公
呼葵而屬之。葵亦踏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
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此旅葵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

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
領也。方物。方土所

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
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
也。德

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
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
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
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

同書旅葵

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德盛不狎侮。狎

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聲中夫

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不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不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不役耳目。

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由之理也。

聲喪去

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安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

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無益奇巧為異

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

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允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民保其居。而王

聲石去

司書旅獒

卷四

業可末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哉。

易去聲

金滕

滕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辭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十至乃瘳。記下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為去聲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也。豫。記年見其克商之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

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上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以上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周公曰。未可以戚。謂其勿穆。上則義不通矣。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憂惱我先王也。蓋邠二公之疾。而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司書金滕。卷四

疾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之遺居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
 疾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
 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
 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乃命

声房上 声喪去

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未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侯爾命。侯。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

声重平

父母與不死其親之。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意以見公之達孝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籥。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末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王。之命。而末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上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同書金縢。

喪去聲

之。物。每。上。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上。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王。遇。風。雷。之。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蓋。上。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滕。者。亦。啓。此。匱。也。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也。計。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夫音扶

王。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盡。其。忠。誠。而。已。矣。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得。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于。後。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鴟音鴟

公。管。蔡。及。王。室。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同。書。金。縢。卷。四。

則是時成王之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

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獲胡郭反，弁皮變反。○王與大夫

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

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

成王不見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

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

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

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二公及王乃問諸史

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武

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

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上筮執事之人，

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

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

因以門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

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

之，勿道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

者，非是。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上天變，既得公冊

視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

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

宜也。按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

周書金縢

更去聲

周書

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

應去聲

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

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

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

監平聲

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

見請命事之首未顯晦也

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

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

遺并聲去音易

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其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易其極曰矧今上并吉至於篇終又曰上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上故周公以討叛上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詰論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

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大誥

三

卷四

聲喪去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
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
恤。也。猶。詩。言。不。弔。吳。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
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
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
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已
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
威。用。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
其。事。之。必。成。敷。布。賁。也。敷。賁。者。修。明。其。典
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闕。大。前。王。之。基
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
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神。天。之。威

遺去

用。而。不。行。討。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
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
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
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
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
凶。曩。嘗。仰。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
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
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
而。動。其。上。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代。殷。上。殷。小
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殷。小
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
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腆。他。典。反。疵。才。支。反。○
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
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
司。尊。大。誥。卷。四

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今蠢。今翼日。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

之賢者。十夫。輔我。以武。撫定。商邦。而繼。嗣武

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

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難

吉。乃十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

矣。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

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

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謂武庚

書音

及其羣臣。本通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

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

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

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

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費

事者。皆謂不可征。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

曷不違卜。而勿征乎。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

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

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忝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周書大誥

卷四

相去
声

考圖功。印五剛反。音祕。○造為印我也。故我冲人亦未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上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上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基。上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上用。所謂朕夢協朕上。襲于休祥。是也。今天

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上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皆天不用。上而我獨可廢。上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者。天明。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嗟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嗟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闕音祕。○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可征是也。故周公專乎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

周書大誥

卷四

四

否批
上聲

治平
聲

周書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

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

可愧矣亦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者

寧人畢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

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

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

以爲可伐是武王之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

從王所圖也寧人武王之臣固滯誘者誘其順

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率武

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而難通

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闕者否閉而難通

否批

治監
並平
聲

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

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

喻之况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况肯爲之

而蓄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况肯俟其成

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

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

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

如治田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

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

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

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

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

大命乎按此三節中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周書 大誥

卷四

長上聲

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
 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
 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
 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
 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伐是長其
 患而不救其可共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
 不救援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之意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
 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
 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
 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
 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受命於邦皆由
 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

難去聲

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武王是時不敢違越武
 王法制憚於征伐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
 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其室弗危勢迫
 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
 可違越矣先儒皆以昔互言書曰邦君御事之不
 知天命爾恐未可以為迪人言何帝命未可以為
 之賢者爾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也武王以越
 越天棐忱天命已歸迪知也况君非亂臣昭武王以
 受天命者不足歸之詞也况君非亂臣昭武王以
 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
 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
 為亂臣又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
 何疑哉予末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
 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若農夫之
 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
 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
 同書大誥

喪去聲

皇

卷四

聲并去

去聲 智與

周書

也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陳惟若茲蓋我何敢盡欲用上敢不從爾勿征

疆土之理上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上而并

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上而并

命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上言然其上原天

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

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懔惻切至不能自

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說以通天下之志

孰能與於此哉微子之命 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此祀史錄其誥命以為
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

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

王之賢者則命之賢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一

物文也修其典禮文而不使廢壞以禮典一

也殷禮吾能言之宋禮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

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

有喪拜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廣焉

司書大誥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長上聲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未世無窮。公平廣。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大氣象。於此可見。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東夏。猷道合善。間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欽尹治也。宋毫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斁音亦。○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敷厥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偏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偏。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之過哉。魯實侯。通偏同。司書大誥。卷四。

聲應平

周書 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未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而無廢棄我之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誥康叔文王之弟也 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該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曰則為成王之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故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易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

聲謙去

捧奉音

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同母弟尚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率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周書

大誥

卷四

卷四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

封。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各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之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

現音

聲易去

聲與去

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股民結之。

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

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我殷，誕受厥命。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殪，壹計反。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

司書康誥

是

卷四

苟音

音容 佩音 鄘音

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
 哲王用保又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
 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
 辭然不可考矣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
 似地相比近之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
 南為鄘東為衛意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
 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鄘
 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
 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子封得
 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
 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欽
 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
 至馨西土之人恬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
 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

行去 聲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通音聿音述○此下
 今治民將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
 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
 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
 又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
 康叔祗適文考又欲敷求先哲王又丕遠
 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
 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
 之也天者理之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
 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
 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命也
 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
 ○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
 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
 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
 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
 司書康誥

卷四

四

聲好去

如舜與周公。方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能不廢君命。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音通瘝，姑還反。○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人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王曰：嗚呼！封，敬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輪其精，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輪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王曰：嗚呼！封，有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王曰：嗚呼！封，有司誓。康誥

卷四

卷四

去上聲 剽音義 二音

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有敘者刑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勅也民其戒勅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剽則人無或剽則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之也又大者剽則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由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以為苗民所制

要平聲

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在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在又曰要囚服念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要囚獄詞之要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蔽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

司書康誥

三

卷四

聲泥去

聲中去

言數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趨時而徇已。又謂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謂刑殺不可用之。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已汝惟小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究。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慙。寇攘姦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暨強慙。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

聲惡去

盜賊姦究。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弔音的。大憝。即上文之罔弗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司書康誥。

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不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不率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黠反。○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

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文王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君長指康叔而言。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天之疾厥君也哉。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

司書康誥

三

卷四

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

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

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

亦終也穆王訓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

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

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

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洽其

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

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

夫音

作

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

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求同爽惟

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

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

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

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

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王曰

嗚呼封敬哉無所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

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

周書康詩

卷四

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王曰。嗚呼。肆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早忽我言。用安治也。

爾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正以其地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其。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一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下。君。爽。書。首。稱。君。爽。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眾。人。而。作。也。也。湯。誥。首。稱。萬。方。有。眾。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

祕瑟音

妹洙音

甚。但既謂專誥瑟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在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瑟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洙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

專為妹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瑟庶

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

喪去聲

顯考。此篇言文王誥瑟。則曰穆者。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瑟。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上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瑟。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瑟庶邦。云。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酌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

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母同。彝。常也。

司書酒誥

五

卷四

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惟曰。我民

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

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

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妹土。嗣爾股肱。純

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

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

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

長上 賈 音古 去聲 蘇 典 反 音 典

於貿易。率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

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

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

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

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

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

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

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

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

長上 聲 樂 音 洛

司書酒誥

五

卷四

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求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聖人之教。不迫而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蓋考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王曰封。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

我西土。棊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祖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棊。

相去聲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尚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同書酒誥

卷四

四

易喪
並去
聲

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
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
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
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我聞亦惟
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懼弗惟德馨香祝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
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

裸魯
果反

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盡乞力反很下墾反
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
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
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峻攻大惟縱淫泆于
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
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
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急益厚
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
殺身而不敢也幸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
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
羣醜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天降喪于殷
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
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王曰封予不
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王曰封予不
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

司青酒誥

卷四

四

過古
科反

也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
殺者未必死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
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
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
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
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
輒殺之可乎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
非羣聚為姦惡者無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庸殺之且惟教之非羣聚為姦惡者無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
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

治平
聲

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湏于酒我則明享
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王
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曰封汝典聽朕勿辯乃司民湏于酒
治其諸臣百工之湏酒則民之湏酒者不可
矣禁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
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
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
也今古文皆有一○按此篇文多不
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
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
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

梓材

卷四

燭音 監視 之監 音鑒 啓監 之監 古銜 反 強上 聲

猶召詰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
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
監于茲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
猶召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
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
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
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
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
王之詰。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
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
相屬。編次其後。而非不知前之所謂
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
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
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釋
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
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
得而強合者矣。

聞去 聲 勞去 聲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惟邦君。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
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
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士之濱。莫非王臣也。邦
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之無聞者。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
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茲。宥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
君事。戕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
勞恭敬勞來也。但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
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
容。梓材。

疾音止

周書
此目漢律所謂疾也。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

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

王若茲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

所以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

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

窮獨者則聯屬之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

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

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

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

屬音燭

辟以戕虐人可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

治平聲

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奇墍

奇反墍屋郭反○稽治也敷蓄廣去草棘也

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

良材可為器者墍菜色之名敷蓄以喻除惡

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

為也疆畎墍茨丹墍則

望康叔以成終云爾今王惟曰先王既勤

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夾音協○先王文

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

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

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

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

周書梓材

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今
 德
 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
 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懌。悅先
 王之克受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天命者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所
 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
 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
 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
 同。文義之木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
 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
 禮考之。天子以正過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

勞來
 並去
 聲

讀音
 豆

強上
 聲

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
 啓監以下。卽非武工之誥。則未必然也。

叔蓋以不明失其工之場也末必然也
風氣與及以欲其前木之質之也



